

詩詞卷之三

懷劍樂府
序

府 樂 椰 檳
著 傭 詞 李

行印社版出風長
1936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
本定價國幣二角

檳榔 椰樂 府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著作者 李 詞 儂

發行者 黃 素 寬

印刷者 聯華印書館

南京太平路門帘橋

電話二一三四九號

寄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朱序

詞是現代作者所認為一件過時的東西，然較之近體詩，則確已進步多矣。

第一、近體只有律句與絕句兩種，而詞則有千百種不同的調子，遇見繁複的事體，曲折的心情，幽遠的環境，用詩筆描寫，不能盡情入妙，填詞則有左右逢源之樂。

再則詞的句法韻法與詩總有不同：詩則五、七言皆以隔句爲韻（此僅古詩最簡單平易之一種，見拙著中國詩的新途徑：論唐詩改

革。）音節既無變化，句法亦太整齊；詞則句有長短，韵法亦不一致，凡古詩之連韵法，奇韵法，分韵法，遙韵法，句韵法，幾無一不備，而且用韵較平水爲寬，操觚家往往愛之。

詞傭先生居檳榔嶼十載，成樂府一集，詠南洲風物，綦詳且備，凡名水佳山，奇花異草，遺風逸俗之倫，無一不足以供異代采風者之採擇，這不是他材料的勝人麼？以宛轉流利之筆，發清妍深厚之思，不規取唐律，不效顰俗子，獨能以眼前景，現代事入長短句，以發揮幽深，而自成其爲詞傭之詞。這不是他工具的勝人麼？

然而詞的本身，畢竟似有其缺點，黃九煙云：

三仄應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

這條定例，不但應用於作曲，詞家亦要謹守。清代詞律之嚴，至朱祖謀，況周頤等，可謂已屆極峯，彼等填詞，恆規取宋人遺躅，一字一韵，不容少有訛錯。用力至勤，設心至苦。問其故，則曰：「非此不入譯板也」。然試問今之宋詞可譯乎？譯法不既失傳乎？則又嘿無以應。如是雖極其勤，極其工，而與畫餅之充飢何若？

故吾輩今日切要之圖，在做今日的李太白，姜白石，努力於自度曲之創作，將詞曲範圍擴大，注意自然之音節，而以新思想入舊風格，以舊風格組綴現代之材料；及其成熟，譜而按之，律而歌之

，以傳於世，則猶是太白之菩薩蠻，白石之揚州慢也。豈不較清人之爲爲有意義乎？這似乎是現代詩人之職，詞傭其試爲之。它日新詞之刊，吾將於謳歌詠諷之暇而樂觀厥成也。是爲序。

廿五年十二月八日朱右白序於海上

自序

檳榔嶼是被稱爲東方的花園，南國的秀嶼的。

在那里、有明媚的山水，有秀麗的佳人，有宜人的風光，有殊異的景物，更有文明人宣揚的教化，野蠻人遺留的習俗；我就像被遺忘似地羈留在那里，悠悠忽忽地消磨了十載的青春，在這段短短的生命歷程中，我會想把它保留一點痕迹，於是便試用著中國固有的、一種文學體裁——長短句，來抒寫我的胸臆，紀述我的見聞，歌詠我的羅漫司的事情，摹繪我的少年漂泊的遭遇。

我爲什麼要利用這種落後的詞體來描寫呢？第一自然是因爲難除的積習在暗中作怪；第二卻是因爲要適應這處於中國化外的南洋環境。固然我也曉得這是一件喫力不討好的工作，因此我對於這種玩藝兒，一向就不會努力過，只是隨興所至，信筆拈來，既不效法古人，也不侈談「解放」，但求「言之有物」，不是「無病呻吟」罷了。

收集在這裏的詞，統共有八十八闋，大抵都是在檳榔嶼寫成的，多少總帶有南島的色彩，異國的情調，所以把它定名爲「檳榔樂府」。

不知是因爲自己過早的衰老呢？還是在這大動盪的時代，不再

是憑着個人奔放的熱情去在愛和夢中討生活的時候了呢？對於這些詞，自己重新讀過，不禁已有淡漠與遼遠之感。現在結集刊行，也不過想藉此作一小結束，順便并可呈獻給屢次向我索閱詞稿的朋友們。

二十五，十一，八，于南京。

檳榔嶼極樂梵刹



檳榔嶼新蓄水池



檳榔嶼海邊風景之一



檳榔嶼海邊風景之二



檳榔樂府目錄

清平樂二闋

又一闋

浣溪紗十二闋

又二闋

鳳銜杯一闋

菩薩蠻十闋

南歌子二闋

橫 柳 樂 府

蝶戀花二闋

憶漢月八闋

鷓鴣天二闋

又二闋

釵頭鳳一闋

千秋歲引一闋

髻雲鬆令一闋

洞仙歌一闋

江城梅花引一闋

長相思一闋

臨江仙一闋

醉太平一闋

燕台春一闋

雨中花一闋

鵲橋仙一闋

風入松一闋

虞美人二闋

賣花聲一闋

唐多令一闋

撥香灰一闋

高陽台一闋

鳳凰台上憶吹簫一闋

滿庭芳一闋

滿江紅一闋

又一闋

聲聲慢一闋

台城路一闋

十二時一闋

花心動一闋

大酺二闋

水調歌頭二闋

華胥引一闋

南浦一闋

永遇樂一闋

金縷曲四闋

念奴嬌一闋